



书评

人类之师——孔子

——和辻哲郎和他的《孔子》

励开刚

书市上,有关孔子和《论语》研究的著作并不少见。最近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、日本作家和辻哲郎撰写的《孔子》,以自己独特的价值,也深受关注。作者和辻哲郎是日本有名的哲学家,曾经做过日本伦理学会会长,代表作《风土》广为人知。与众多日本的孔子研究者不同,和辻哲郎不是汉学家,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与伦理学家。在日本,他的伦理学说被称为“和辻伦理学”。

和辻哲郎的精彩论述是本书的最大亮点。作者开篇即提出了“人类的教师”的概念。和辻哲郎认为,孔子当年想要教化的是黄河下游的人,在世时影响范围很小,但他所教诲的内容主要是人伦的道和法,因此在任何时候,任何社会的任何人,都有可能接受他的教诲,奉他为老师,他也由此成为了“人类的教师”。在书中,作者对与孔子相关的史料进行了梳理,对《孔子世家》《孟子》等进行了批判,指出了其中的不可信。此外,作者从《论语》原典出发,对这本书的成书早晚、编排次序、语录体特征进行了分析,重新考察了有子、颜渊、子路等重要人物。

和辻哲郎认为要成为“人类的教师”,有两个必备的条件:第一个条件是,教师要有很好的弟子,这些弟子往往坚持传播自己老师的“道”,将注意

力集中在老师最卓越的地方,无论同时代的人如何质疑、污蔑,都毫不动摇。当弟子们的伟大事业受到世人的承认之后,老师不得不被认定为更伟大的教师,这样代代相传,不断形成累加效应,感化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大。第二个条件是,孕育了伟大教师的文化,要作为一个整体,成为日后出现的文化的模范。譬如孔子,孔子作为先秦文化的结晶而出现,之后的汉文化与先秦文化存在差异性,但孔子的影响依旧延续其中,并教化着汉文化;再往后的唐宋文化同样存在差异性,但依旧受到了孔子的教化……

在《孔子》这本书中,读者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睿智和坚定。比如书中谈及天才:“大众所礼赞者,未必都是优异之人。可以说,天才之人,在生前就受到大众欢迎的例子往往是极少数。”谈及《论语》的语录体特征:“所谓格言,就和这种东西一样,是关于人生诸事的智慧。这些格言并不会讲述得到这些结论的过程,也不会展现出其考察的原理。然而格言之中并不失智慧。”读到这些话,让人仿佛感受到一位长者,在结合他一生的阅历和读书经验,将那沉淀下来的智慧娓娓道来。

独特的视角、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论述自然是《孔子》的亮点,而贯穿整部作品的和辻

哲郎的人格魅力也同样引人入胜。和辻哲郎出生在日本一个典型的村落,后来走出村子,升入高中,到东京大学求学,又曾受命游学欧洲。“可以看出,和辻哲郎有着农村、城市、西欧的丰富生活阅历,加上他年轻时曾对文学一度痴迷,本身又对西方哲学和日本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,这些都造就了和辻哲郎独特的气质。”

和辻哲郎的直率,在《孔子》这本书中也有很好的体现。《论语》中的第一篇为:“子曰:‘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’”和辻哲郎认为,这三句话并不是孔子在特定的什么时候、对特定的某人说的话,只是从孔子的话中,选出几句作为学园生活的座右铭。有人认为:“且不说这种论断是否正确,和辻哲郎的这种说法给人一种意外之喜。这种发现跟学术的积累关系不大,更多的是一种纯粹而直接的体验。回想起小时候教室墙上贴的‘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’的标语,你就会愈加相信他的这种说法。”

作者撰写《孔子》一书时,已经年近五十,在所研究的哲学领域有了深入积累。因此,以这样一种“域外”“学科外”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孔子,就是本书和同类著作的最大区别。

(《孔子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5月版)

书市扫描



《明暗之间:鲁迅传》

作者:[日]丸尾常喜

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21年9月

作者给我们讲述了鲁迅面对原生家庭的束缚、留学生活的寂寞、职业生涯的苦闷、朋友的离世、兄弟的反目、包办婚姻与真切爱情的纠结时,所拥有活生生的软弱和痛苦,以及克服这些痛苦后展现出的伟大、坚毅。



《诗唱大唐》

作者:陈尚君

出版社:凤凰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21年8月

本书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唐诗研究的文史札记。作者细密爬梳文献,审慎独到思考,在多年潜心考订唐诗文本的基础上,将心得与发现以通俗化的随笔形式介绍给读者,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唐诗的动人故事



《二十四日》

作者:安意如
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出版时间:2021年9月

本书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为序,选取二十四个城市,在一年一岁一日一时一城一池一人一事中,融入作者对当下人们生活的观察与体悟,全景式地展现千百年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岁时文化精粹。

励开刚 文

过眼录

一位另类母亲的家庭往事

——小说《过往》读后有感

无端

艾伟的《过往》里面,有三个从破碎家庭中走出来的、带有心灵创伤的人物:秋生、夏生与冬好。他们那红颜媚人、霓裳罗裙的母亲是位越剧名伶,虽在舞台上伴着丝竹檀板,唱着悠扬曲调,却不曾承担起一个为人母者应尽的责任。而他们的父亲,也在某一年的某一天,离家出走,再未归来。失爱的兄妹三人,只能彼此照顾,彼此取暖,靠自己孤弱的脚步,跋涉于人生之路。可想而知的,在这条道路上,他们走得非常艰难。而愈是艰难,就愈是堆叠起了对亲生母亲无法释怀的怨恨。

秋生野蛮生长,为了给妹妹冬好出气,打过人,坐过牢。夏生眉目俊好,成了越剧的男小生,但他在恋母情节的指引下,爱上了个唱戏的前辈。一双弟兄,性格迥异。每次夏生跟哥哥提到母亲,秋生总会勃然大怒。他在刻意地回避着那个人,爱恨交织的情感让他无所适从。因为长久以来,“母亲”在他的生命中就是缺失的。他种种激烈抵触的行为和语言,无非是为了证明:尽管你把我带到了这个世间,可你失责失职!而且你看到没有?纵然你对我闻不问,我也照样活得很好,我现在已经成了娱乐城的老总,

我什么都不缺,我也不需要你!这是多么孱弱的一种抵御。关键,这并非是秋生的真实情感。实际上,他一刻都没有忘记母亲:母亲深爱越剧,他假托旁人名义,给越剧团投资,支持他们排演新戏;他在一个人的时候,轻轻哼唱着母亲代表作《奔月》中的唱段;他还曾在已经住进精神病院的妹妹冬好面前袒露心声:“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,你知道的,我一直恨她……可她总归是我们的母亲对不对?”秋生的痛苦,隐藏深沉,令人动容。

如今母亲要回来了。她在事先寄给夏生的信中说自己病重,希望秋生能够收留她。夏生宽和柔悯,觉得那人毕竟是生身母亲,哪有有母不养的道理。冬好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。唯有秋生,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强硬。他厉声质问弟弟:你忘记她当初是怎么丢下我们的吗?可见秋生是这个家庭重新完整起来的一道槛。令秋生没想到是:母亲不久后死了,不是死于病魔,而是在意外得知秋生得罪了江湖人物,有生命危险后,她拿刀捅了对方……秋生到来,问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她说“现在你安全了,警察介入”。直到此时,秋生才发现,原来母亲真的已经病入膏肓,原来

母亲真的只有一个月的寿限,原来母亲到底是母亲!

在中国的文学谱系中,有各式各样的母亲。“母亲”这个词,仿佛与生俱来的,象征了慈爱、博大、包容、奉献,含辛茹苦地养育,无怨无悔地付出,而且一切都毋庸置疑。可艾伟在小说《过往》中塑造的这个母亲,自私、任性、被宠溺,爱撒谎,她更接近于那种禁不起诱惑的,不甚完美的,又非常真实的女性形象。她是红氍毹上的名角,沉醉于舞扇歌裙的表演,却忽视了家庭和孩子。而当流年逝水,病痛缠身之际,她又回到了故乡。我一直在猜测:这个母亲,她后悔吗?或者说,她后悔过吗?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的话,她是否会作出不一样的选择?关于这个问题,《过往》当中没有进行解答,我想作者是故意把悬念留给读者们的吧。

艾伟的这部新作写的是家庭关系和母子亲情,不过它百折千回,最终还是回到对复杂人性的探究上来了。在对历历往事的回溯与拆解中,一个另类的、决绝的、不乏瑕疵又有着母性光辉的女人鲜活淋漓,呼之欲出……

(《过往》艾伟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版)